H... CHINESE LIBRARY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大婚禮成掌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誡以教　宮闈　直解進呈　聖制序曰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德協坤元功侔厚載性好書史宮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誡命侍臣略為註解俾之誦讀既成以示朕曰昔我　仁孝文皇后有內註　慈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垂憲椒塗紀煒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擬　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為之箋釋亦述

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閔然未知所適仰承　聖母朝夕諄諄迪朕以法　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贊治明章婦順盖亦有資於女德焉乃仰屋　慈慮表章是書以垂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業也嗚呼我　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緜祥至於姙姒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作至千

有餘年之久我明之興　孝慈以明德翊贊　高皇
肇造區宇　仁孝　慈孝濟美嗣音至我　文母勷
齊朕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
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既乎嗚呼繼自今有聽內治之
責者其亦繹思我　聖母之慈訓以淑慎厥躬斯朕
亦永有攸賴矣

曹大家女誡序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
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為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
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

他為曹大家盖尊之也女誡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是說作女誡的原由

　鄙人愚昧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廕母是母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大家說我少時蒙先人的餘廕賴母親并師傅的教訓纔得長大成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持之也箕是簸箕帚是苕帚大家說我年十四歲時嫁爲曹門之婦執箕帚供洒掃以盡婦道至令四十有餘年了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污辱益是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母之羞爲曹門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劬是勤大家說我爲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黜辱不致羞辱父母貽累曹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疏是粗疏頑是頑鈍穀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穀大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疏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的兒子常恐曹穀不肖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措加不稱其賜謂之猥賜金紫之

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庶幾是近大家說我子曹

穀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

的官職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爲身謀我不再以

爲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

　失它門取耻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磨慢慢的意思大家說

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衆女方當出嫁之時却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

沉滯是疾病淹纒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即是你每惆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命不久思念你衆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思放心不下

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

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間是病少痊一通是一本祼字卽是補字助字卽是
益字勗字卽是勉字大家說起今我病稍痊作此七
篇誡女之言願你衆女各寫一本時誦讀庶幾有益
于你衆女之身我今去後你衆女將我這教誡的言
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卑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之義
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爲主卑弱者女德之先
務也故以爲第一章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

瓦磚即令之紡磚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說古人生女三日之後卧之牀下寢之于地將一塊紡磚與他拈弄齊戒而告之祖先說我某日生一女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即是常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大家說古人生女所以卧之牀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强梁專尚卑弱之義蓋女人以事人爲職故專主于下人而不可

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磚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盖女人以紡織爲職故主于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齋告先君者盖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内助其夫承家祭祀故於誕生之初即齋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爲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

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不亢讓而不争恭而不傲敬而不怠凡事讓人自己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

哉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惡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爲第二章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叅是並立而為三配是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名大家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足以叅配陰陽和敬相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為可貴詩經關雎章於好逑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

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

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爲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爲用所係甚重之義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只知爲婦人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人却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

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爲人父母者依此以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敬慎第三

愼字當作順字古時愼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爲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尫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尫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剛則不柔柔則不

剛何以見男女異行盖男以彊爲貴女以柔爲美彊則不弱弱則不强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强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

寛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既殊然則爲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彊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爲婦之大禮

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
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
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尚謙下
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
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
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媟黷是輕
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
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媟黷媟黷既生則語言不

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既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既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訟訟争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説女人不順的根由争是争兢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説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争曲者不肯服則訟訟争既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于

女人不尚謙下也盖能尚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惟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爲夫者豈肯甘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爲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宣是露大家說爲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

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于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
至于楚撻既行則和親之情已踈復何相宜之有譴
呵既宣則好合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
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
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
婦行爲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
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絶異也婦言不必辯

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
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絶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嬌嬈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

婦德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不暴貞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已之間輒有羞耻一動一靜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是厭惡大家說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未甞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净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净齊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净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

這纔叫做婦人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之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的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爲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常存於心不可忘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卽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于我也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
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
以專心爲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
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
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違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
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
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
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爲婦者豈可離于夫哉

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義若有過差則爲夫者豈不踈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名一人即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也是畢大家説女憲書上説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

然所求者亦非論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

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
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
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盖
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
話冶容是妖艶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
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
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
居止端絜耳之所聽必出于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
言語未曾經自已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

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爲戒容儀貴于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艷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闒茸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輕脫是不尊重陝輸是不正大大家說婦人求親之

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潔者異矣視聽陜倏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粧飾窈窕做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輩不看視門戶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專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曲從第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爲第六章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盖謂婦人以夫爲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悅則爲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

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

大家謂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盖人之情固以恩愛相結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爲夫者亦不得不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爲重以夫視舅姑則舅姑爲重然則爲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固莫

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

　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為主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於理有未是沒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從不叫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

百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
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
亦得矣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
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
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
故以和叔妹終焉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

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藏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所以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亦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己也由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懇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喜
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
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
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憚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況于婦人秉性

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慧者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必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其快利刃叉金鉄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契合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即此觀之室人和則謗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于叔妹加之意也

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

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徽也是美瑕是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於我其恩疎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人知叔妹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結爲應援叔妹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徽美則彼爲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爲之隱塞使舅姑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耀於邑隣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于叔妹便有這許多好處然則爲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
寵以驕盈驕盈旣施何和之有恩義旣乖何譽
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
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憎父母之羞退益君子
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
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
滿臻是至宣是布忿慍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
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
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托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
下處妹則因夫之寵以自驕盈驕滿旣行必乖和好

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譽至於我我即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而不匿姑聽叔妹之言謂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毁不善之言布揚于中外雖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于叔妹則榮而顯不和于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柄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欲求其心莫尚于謙順謙則虛虛則能愛故爲德之柄順坤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一　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

勑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爾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
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
七里自紫荊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
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即數十尺行旅走避
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在 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
功德事以福國祐民 太后意念之不忘 今上建
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 太后憶與

夢符遂語　上以欲建橋意　上曰興作大事也請
得與輔臣計之出以　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
詘舉贏古人所戒　上始即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
玆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　上曰
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
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
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
擇內臣廉幹者督工保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
尚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衡舉郎中
易可久賀幼殊　上曰往欽哉毋擾民毋冒費毋淹

時毋苟且塞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
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值以僦工民爭
趨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爲胡良河橋一巨馬河
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錮以
鐵錠除道屬之兩橋閒伏龍宛虹巧侔神造而費不
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
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
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駕徒衆
摩肩望之窿窿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旣竣上
手詔以二橋工成　聖母功德甚大　命臣居正紀

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涉大川孔子賛之曰損上
益下民悦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
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巳之有不
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闓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
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為
之玆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即
上以詔令水衡出錢間左興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
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乃　聖母與　皇上視民之
溺由巳溺之既以滂漉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
擾閭閻至出其脂盝之資以爲萬姓造福玆非所謂

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
奚俟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
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舍
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蒿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
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必後所謂一
牛之觳觫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怙戴之無俾一
夫不被其澤者而後　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
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
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

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馗河水所嚙哀我人斯淪胥以滅欲度無梁如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痡聲聞于天我后曰吁視而弗救慮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即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湨屬諸郊郭水昏而裁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毋擾甸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鍤雲屯曾不踰時兩橋並建象彼閣道横絶天漢輪蹄繽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忭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拯此淪溺寘之康莊女媧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

覲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　天子克昌厥後本支
百世亦祐我民永賴　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
后德天子成之粤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
丕基

勅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　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
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　皇上替僧名
志善向居龍泉寺　慈聖皇太后　今上皇帝追念
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圮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
且濵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千金潞王公主及諸

宮眷所施數千金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買地於都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爲僧錄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恩有二義焉施給園朔精舍崇重三寶 上恩也以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迷示之覺路 佛恩也思報 上恩則必虔恭朝夕勤修法事以祝 慈壽 聖恩于萬禩思報 佛恩

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毘盧正果庶毋
負於 聖母 皇上刱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
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曆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
述其刱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繫之以偈曰
佛恩廣大浩無邊 毘盧光明照大千 拔諸沉苦
證涅槃 如以寶筏濟迷川 慈恩浩浩亦如然
巍巍功德不唐捐 舍衛城中給孤園 梵刹崒起
開中天 琳宫玉除寶莊嚴 間以寶樹鬱慈芊
寶華芬敷色姝妍 華雲鬘雲垂四埏 法輪常轉
妙義宣 法燈常明燭幽纏 我願緇俗諸有緣

普霑法潤沃心田　誦我重宣此偈言　永祝　慈
齡萬萬年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數不爲礙寺之名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既久棟宇弗葺榱桷將毀　皇上即位之二年函夏乂安四民樂業　聖母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　聖躬爲奕倫祚者惟佛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即其地更建焉既集議

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
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覆司禮監太監馮
因　請移置其地復出內儲大木以爲殿材遂以
年　月　日始事　命　監董其工役於中爲殿
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
十僧房四十有奇前爲山門繚以周垣殿宇靚深廊
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妥僧徒於
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
收其租入以爲焚修供具之資揆厥勝因必由善建
恭惟　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

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　皇躬翊　皇度
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漉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
不可名已是以　宮壼出其琛寳暬御效其誠悃工
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
裔銘曰　天眷鴻德受命孔固誕育我　皇時維
聖母恩隆罔極載鬯胤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
靈宇在邦之圻珎輪内叅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
麗設中座耽耽飛簷巘巘郎廈重開耆山有截禪慧
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鈌
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　皇心悅豫　宮闈燕喜

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　皇輿載安道合無
爲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勑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
不得奉而民間所爲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
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秩在祝史通乎上下今
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　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
相傳唐宋時已有　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
常致祭熯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
財以祠云臣嘗讀　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

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
妥士女興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
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
緡　皇上祗順　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
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曆乙亥
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闥之右廊廡庖湢之
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堊者藻飾
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爲監齋堂規模瓌麗逈異
疇昔巋然若青都紫極矣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
意詔臣爲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

有爲民而徼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忽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所稱觸石生雲膚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騭赫如雷霆使人弗罹于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雷要歸于永底蒸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非黷也不寧惟是臣仰閱 聖母垂恩儲祉保護 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億祚雖無文咸秩翊又祀典所載而 皇上孝奉 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

川之佑豐廡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

而　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亶在茲矣臣謹

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辭曰　瞻彼岱嶽是爲天孫乘

震秉籙生化之門位鎮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

茲京國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祖清盼鑾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旣拓其基

亦除其廇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峩峩厥靈濯濯

誰謂邦畿儼彼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　后則基

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

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勒此

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賴

勑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 聖母慈聖宣
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內名山靈勝 特建梵宇為
穆考薦冥祉 皇上祈佾遣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
瞻禮乃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宮
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
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曆丙子春二月始事
以 月日既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為山門天王
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為永安壽塔中為延壽殿後為

寧安閣旁爲伽藍祖師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
楹禪堂方丈有三所又　賜園一區庄田三十頃食
其衆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宫王臣等典領焉寺成
上聞而喜曰我　聖母齋心竭虔懋建功德其諸百
靈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　皇上聖心嘉悦因名之
曰　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毘盧檀
那爲體以弘施普濟爲用本其要歸惟于一心心之
爲域無有分界無有際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
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恒河沙有
量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宫建刹崇奉頂禮特象教爲

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

惟我　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踐祚以來所

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己厚下敬天勤民爲訓至如

梁胡良河以資利濟減織造以寬杼柚蠲積逋以拯

民窮慎審決以重民命其一念好生之心恒欲舉一

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飱和飲澤陶

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　聖母億萬年保

我　聖主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

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摽化城以崇皈仰要使苦海諸

有悉度無漏之舟閻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

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首恭紀日月
而系之詞曰於昭我　皇秉乾建極薄海内外罔不
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覃暨皇風紹休三五永
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　皇承
之樂施靡惜永延　皇闓冥資佛力乃營寶剎於兊
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
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甃
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闥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
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
有覺普度恒沙同歸極樂譬如我　皇博施羣生千

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芘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慈禧永安臣庸作銘勒茲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勑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艮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　莊皇帝嘗詔重修以祝釐延貺厥功未就　今上踐祚之五年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　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焚修成　先帝遺意　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非益民者弗舉惟是　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

干綿潞王公主暨諸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閘之西特建梵刹爲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爲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屬方丈庖湢具列又後爲石山山之上爲觀音像下爲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爲池三後爲亭池各一最後果園一頃標以襍樹琪秫瑤果旁啓外環以護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啟龍像莊嚴丹堊藻繪爭耀競爽工始于萬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内臣

張進等主寺事　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爲之記
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斂時五福其一曰
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
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爲
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紓忭悃含頌祝之外蓋
亦無以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睿治妙齡恢皇綱接
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者不啻淪
肌而浹髓矣薄海內外日所出入含生之倫莫不翹
首延睇仰而頌曰　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其庶
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

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
之命懸於一人　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
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
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
而可以祝　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
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
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
而系之以詞曰惟君建極歛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左
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敎毘盧光明大千仰照佛力
浩衍君亦如然共以悲智濟彼顛連琅函貝葉藏之

天府以翊皇度自我　列祖沿及我　皇紹成先緒
表此勝因共躋極樂祗奉　慈命復彰民瘼毋須將
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鷲域弘開翼翼巍
峩有截其所仰侔神造俯瞰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
繩聿追來孝旋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純嘏既相
烈考亦佑　文母保兹　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
埶蓺綿匕

勑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
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前欲刱寺於此爲　穆考薦福　今上祈儲
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
已奉　勑爲之記須我　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
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某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
嚴前爲山門天王殿鐘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
殿外爲十方院延壽殿諸圍廊齋舍庖湢罔不悉備
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　聖母復命臣記
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燦
然著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言

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為宗以慈為用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為如來藏即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撈漉沉淪闡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廢也我　聖母誕育　皇上為億兆主養成　聖德澤洽宇內施及方外日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以奠丱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閭惟慈惠以布恩德含生之倫有陰蒙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田所證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

者矣先是虜酋俺答款關效貢請于海西建寺延僧
奉佛　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聖母作五臺寺
又欲令其衆赴山進香夫醜虜嗜殺乃其天性一旦
革彼凶慝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
翊　皇度而我　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
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喻其萬分也乃拜手稽
首肅記歲月而繫之以詞曰　於維慈氏闡教金庭
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
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巋然特秀
阿育侵寳散布淄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劫幾更

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　聖母　天人
慈仁總持陰教覆育蒸民莊嚴寶刹於茲靈壤龍宮
巍巍人天共仰　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祐　文母
亦佑我　皇定命孔固寢隆寢昌臣肅作頌億載垂
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

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勳勞於　國者殁
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
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

襄又以忠勞受知　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
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寖隆寖昌也
初　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衛輝　行宮夜火侍
衛倉卒不知　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　上以
出　世宗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清等頃余
侍　今上於便殿會有司奏王卹典引令甲非軍功
不王　上獨顧余言希忠者事　皇祖有扈蹕功
皇祖遇之甚厚朕今推　皇祖意王之不為踰制遂
定封為定襄王謚恭靖孝哉　沖聖乃能追念　先
德不忘逮其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

卿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亮從　高皇帝起義以
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六世祖聲封成國追封東
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
公儀祖太傅恭僖公輔義太傅榮康公鳳母成國夫
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絕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
鈐有文武智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
初拜表謝　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
自是遂被　恩顧承天水奉　命告祭顯陵戊戌上
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
將有事　顯陵召王與勳輔諸臣於　慈寧宮幕次

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　東宮事日見親信
巳亥正月　世宗御啟祥宮　召諸大臣見　皇太
子特命王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
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扈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
以身衛　上出於火渡河侍　御舟　賜詩命和王
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勳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
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
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
掌五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大保丙午加特進

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虜穿塞
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
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　穆宗加冠持節掌冠
癸丑改掌後府事壬戌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
穆宗踐祚奉　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
持節冊立　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
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　今上加冠持節掌
冠六月　上嗣登太寶復　勅監修　穆宗實錄知
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時九月三十
日也王歷事　三朝中間代祀　圜丘三十有九方

澤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先後
蒙被恩澤賜汲舟太液賜肩輿賜秘書賜禁中乘馬
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
物入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爲王輟朝
一切賻祭營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
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弱冠卽受加 世
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 命攝
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臨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
儤直西內夙夜在公不敢言私 世宗在位久以威
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遣斥惟王以忠愼

自結于上無少替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愼曰忠
謹勤誠又曰卿可謂爲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
無絲髮不當　上意指者逮事　穆宗及　今上以
三朝勳碩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
陛皆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
不敢仄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内不敢歸憂形
於色　世宗見而異之以問輔臣　具以實對乃
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毀骨立與其弟
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
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愼無姝同胞與士大夫處貴

而能降久而彌敬飲酒至數斗千雖大醉終不失一
語諸于 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 廷議
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
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即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
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
慎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
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
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雋厚謹飭未
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 天子以
爲國器殁之日門客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

乎於人烏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楨聘恭順侯吳公繼爵女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大保公將以十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　賜地與張夫人合乃　其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諗其素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爲之銘曰

黄河若帶泰山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濟德彌昌六業而生實維定襄猗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謨

亦壯弱冠分符寅戴　肅祖入叅帷幄出總翰虎於赫　肅祖恩威靡恒終始惟王腹心股肱　帝昔南狩王屬都護身翊　宸躬以康天步虜闖郊原王典戎兵振我常武以衛　神京秉珪攝事於郊於社夙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　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瑞羽高翔胡不耄耋大星霄墜　帝曰吁哉厥有勞勛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綵綸孔爍初終克令昔王先人寶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金昆玉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勒景鐘千秋萬禩與　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謚忠僖朱公
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衛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
隸金吾之職嘉靖間 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
起羣言事忤 旨輙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 廷
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鷙擊爲能偵伺校卒猛若
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 京師爲之重
足自太保朱公視衛篆代猛以寛罷遣諸陰鷙校卒
一切務從長厚於是 廷杖者咸得不死而 京師

之人皆始帖席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
宮門驚　蹕捕得下東厰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
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
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厰襍治之　上曰可公旣
受命卽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
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
是時微公縉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
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彥卿世
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
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爲之叙其

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
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武烈王能以　文皇帝佐
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
簡公儀恭僖公輔及父榮康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
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
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　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
戌　皇穹宇　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
寅陞都督同知奉　勑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
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召入
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　賜肩輿　莊

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　今上在東宮總理侍衛及
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廕一子錦衣百户最先後廕
子爲錦衣者七　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
籍牲醪之類不可勝紀公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當
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佽飛
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
無兩然公忠信謙慤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
隱情稱于士大夫無異詞　上或密問邊漕事公手
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　上一語故以　肅
皇帝之雄察即親信勳戚罕能保終者雖公兄弟事之

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　今上以公　先朝耆舊禮之尤厚卒之日爲之悼惜者久之輟朝賜棺歛命有司治塋兆　諭祭有加贈太傅謚忠僖公卿以下咸奔走弔唁宿衞士有瘺哭失聲者其忠情誠信孚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則籲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絕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金吾君希愼如同胞又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骼弗掩者登山而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恡起家將種素嫺韜鈐明習　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

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讀書所購古圖篆名筆甚富亦有精鑒能辨眞贋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侄孫應梅嗣以蔭授錦衣衞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于尊梓庄之新阡持都督余君蔭狀請余請隧道之路

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叙其事而系之以詞曰
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奏膚公赫赫太傅
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恭惟幄出領押衛
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曰有䟽附曰有禦侮公實兼之
腹心股肱歷事　三朝擁佑勛勤惟忠惟孝恪守宗
祊高而不危滿而不有聞　命則俯循墻而走國之
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降割老成
凋謝定襄旣逝公亦捐舍承　帝曰嗟予慭乃勲錫
之崇典賁于幽闡玄宫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
公歸與

文宗典貫下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　上輟朝一
日　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
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
子祠部與周遣人持吳大叅國倫所為狀來請余志
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
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
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

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間無論彼已㥟忮卽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　沖聖勤緝熈外賛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　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愼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　王信哉按狀公信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與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卽家

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
世爲郡諸生而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
三子長應陽蚤卒次卽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
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
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
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
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
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　上初卽
位拜禮部尚書項之　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

以公對　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愼遂召爲文淵閣
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
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
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
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　講讀几總修
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
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　宗藩外戚中常
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廩廩奉職由大宗
伯入內閣若　大喪若　大婚若崇　親薦　號若

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　上心
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　命分獻　郊廟釋奠
先師時　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騎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
又患足痿顧念　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
乃疏乞骸骨　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十上始得
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
其子輿周以祠部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
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
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

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爲祭
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爲型
範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摸擬性尢澹泊雖蟒玉
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
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
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須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
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
中躬暨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
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卽與張夫人起視則
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爲孝感

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　實
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
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
都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公四子
長輿周既舉進士爲祠部次輿齊又以公歸之明年
舉於鄉次輿文輿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
叅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
陶杲女武聘興國吳叅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壻
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艹涯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

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興國省族展墓比
其歸也覩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興國語
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故鄉
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
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
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
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
也則公　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
吏稱民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
以著樸忠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太保謚襄毅楊公墓誌銘

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往古無論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邊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邊事蓋得之公爲多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　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乎天不

懃遺一老用輔　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咸足
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余知之素深謹識其大者用
垂不朽公諱博字惟約别號虞坡幼穎敏讀書能五
行俱下十七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盩厔令調
長安用治行第一徵爲兵部武庫司主事陞郎中會
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
叅幕府起遼左至甘肅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
得其肯綮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
予不能予之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
上嚴儀衛跪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　詔勞軍

若等宜傾巢遠迓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敢仰視久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斂入朝薦公才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大山西公爲職方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　上意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宜六事　肅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欵服至今已從職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參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廵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

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
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既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
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
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
諸酋咸頓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
稍給與牛具器用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
塞遠者四五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
田萬餘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富
而敎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將
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　上賜璽書加奬晉副都

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能行是歲虜
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郎經畧薊鎮築潮
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冗弱軍聲大振事竣
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
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禁石蒺
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
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
衆宵遁捷聞　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
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

去乙卯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憂
戊午　詔還本兵時尚未終禫會虜圍大同右衛急
公倉卒奉　詔率師援之壘綫而往虜聞公出關曰
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　詔晉公太子太保兼
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築牛心等墩堡二千
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
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　召公還理部
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爲備虜穿塞
入至通州烽火通於甘泉日夜圖上守禦方略虜尋
引去　上怒而誅督臣乙丑以一品再考廕一子國

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　肅皇上賓　穆宗踐祚請
錄忠諫舉遺佚蠲逋肆赦海内大悅丁卯一品三考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疏辭　恩
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
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
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搆謝政歸久之　上
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　詔公還吏
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國子
生所　賜賚甚厚癸酉奉　命分獻夕月壇疾作扶
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　上震悼爲輟朝

一日 賜祭葬贈太保謚襄毅廕一子爲中書舍人
蓋公生平行履其大者如此他固不能悉記也余嘗
謂世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巖其處於世
也卓然如秋峰之聳峙昂然如鷄羣之野鶴偉人也
其志淵淵其行桓桓其處於世也巍然如泰華之蟠
礴浩然如滄溟之含納大人也二人者語其才美標
格則大人似不若偉人之奇儁要以閎深奥衍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爲衆父爲蓍龜
則大人之與偉人大有逕庭矣余觀公在 朝廷則
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 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

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
手而擇恢恢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
驩躍鼓舞白刃在前不驅而赴嘉靖中疆場多故
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督臣大者誅小者斥未嘗
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籔練稱　上意眷遇之隆
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咸寧侯仇鸞之奸鸞被
收下獄後更貴幸為大將軍用事御公甚深值分宜
當國縱其子干政顧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
相與排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間其後咸寧誅分
宜敗而公望愈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唯公巋然如

魯靈光爲海内所倚此其望實器業有越在風格之
外者矣嗟乎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所著有虞坡文
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行於世生正德己巳　月
日卒萬曆甲戌　月　日壽六十六其先弘農華陰
族也　國初有善甫者徙蒲遂爲蒲人曾祖諱祖選
父贈四川按察司僉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
張祖妣趙妣田皆贈一品夫人配段氏累封一品夫
人諸子皆才賢段夫人生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
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生俊
卿隆慶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衞事指揮使女三長適

州學生景宣次適舉人馮淪次適嵩縣守備孫仲金
側室賀氏何氏賀生子俊臣官生何生女一孫男七
元禎元祥元祉元禧元祺元祜元祐孫女十四人太
僕兄弟將以　年　月　日葬公王庄之原　勑建
黌次持閣學張公狀屬余爲之銘曰世有大人龍德
正中吾聞其語今見于公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
近名信不泥常李郭無文韓范無武公也兼之吉甫
召虎九牛在肆良庖趦趄公徐磔之遊刃有餘大棟
將傾見者懷慴公徐正之退無得色桓桓　世廟緯
武經文公媚　天子耆定策勳穆穆　莊皇垂衣拱

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逌於　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頹木壞愴矣其悲惟帝念功榮稱顯錫光光　天寵賁此玄室不亡者壽不朽者名百世之下眎此刻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誌銘

隆慶己巳二月廿日都御史孝豐吳公以病卒於家先數月　今天子詔廷臣舉海內諸遺佚故臣可大用者議者咸欲以公應　詔會公卒不克薦祠部乃

疏其巡撫貴州勦賊功得　賜諭祭遣使臨視塋兆
恩卹甚渥然不及公生時錄用俾賫志以歿惜哉按
狀吳氏之先淮海人也宋南渡徙孝豐　明興代有
聞人至吏部公松家大顯松二子長曰麟由御史歷
山東憲副次曰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公憲副子也
母方氏封恭人公方在娠其大母張宜人夢神女遺
之子曰以爲而孫至大期又夢庭中柱石千仞屬天
憲副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及生遂名
之曰維嶽長字峻伯別號霽寰公少秀頴絕倫十歲
能屬文弱冠舉浙江丁酉鄉試第五人明年登進士

授江陰令會崇明賊起邑與鄰壤故無城郭民大恐公設備甚嚴賊不敢犯居三年用廉能徵入爲尚書郎主比部奏牘奉　詔詳定問刑條例稱　旨著爲憲令丁未同考會試庚戌虜穿塞直犯郊圻　先帝怒收兵部尚書下吏趣具獄將誅之公從容言尚書無大罪擬從未減　上不從竟誅尚書當是時、廷中皆稱吳郎長者也慮囚江西所平反萬五百餘人其尤著者徐滚以母故擊殺發冢之人劉福德以義殺里中不孝子皆抵死公特原之人服其允事竣居大父父母喪三年起補駕部郎中尋以按察副使督

山東學校修秋祀表節行飭三氏子孫奉約束以風
齊魯諸生毎試諸生差第其文畢即按籍察舉素無
行者褫其衣巾笞斥之即以文在高等亦不貸齊魯
之士蒸蒸向風焉遷湖廣參政江西按察使拜僉都
御史廵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道數上書言便宜事
詔皆如議土酋楊珂與其叔雄進有郤兵連數十歲
不解公使人諭珂自縛待以不死珂頓首伏罪事聞
賜白金文綺遂移兵誅王世麒於清浪捕宋廷武於
草塘俘王阿利於平伐諸夷畏服境內以平會有尚
書言貴州撫臣嚴急好興事不可以治夷者得　旨

改南而公先有仲弟之喪居常邑邑遂謝病歸歸五年而卒公自少雖以文雄於時而明練吏事嫺於當時之務故所至有聲事事精辦然性高簡不能當世取容頗爲庸衆人所嫉屢致顛阻初舉進士射策大廷忌者匿其卷不得進抑居下列在江陰御史行縣謁 孔廟故事令以下皆蒲伏道候御史車過乃起公獨立俟橋門外御史深嗛之始爲郎太宰熊公知其賢欲薦補銓部屬以不往謁執政議格不行督學山東三年一字不交於當路巡撫貴州有使者出所部左右言使者貴人過之宜有加公不從延接而

已使者以爲憾其被謫頗亦繇是然公不以寡偶之
故易其所操謝病山中讀書談道不復求用於世病
且革循戒其子弟曰某子甲所饋朱衣毋以歛其廟
節守義終身不變如此盖嘉靖之季天下言風節者
稱浙中吳公云公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四日卒纔五
十有六初娶長興臧氏封安人贈恭人生子稼端邑
學生娶歸安陸侍郎女女三長適華亭國子生馮繼
可次適烏程國子生嚴應桂次適錢塘郡學生茅用
吉繼娶永嘉陳氏封恭人生子稼翊聘秀水項吏部
女稼登聘烏程閔茂才女女一許聘烏程閔世南初

公校士南宮所舉戴記士僅十人皆海內名儁其最顯者余與今少保濟南殷公並在政府婺源汪公爲御史中丞故餘姚胡公爲太常卿國子祭酒嘉興陸公爲太常少卿餘五人皆至藩臬郡守其卒也汪公狀其行殷公表其墓而余爲之銘銘曰謂公不達而膴仕是都謂公達耶而讒口郗婁舍命不渝誰毁誰譽吁嗟云乎展也夫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鏡川吳公暨配贈淑人合葬墓誌銘

鏡川吳公者今少司寇百朋之父也其先吳人也宋

紹興間有十五世曰慥者爲青田尉自青田徙義烏之玄圃家焉代有聞人五世祖某某生某某生希承以尚義捐貲賑乏有司聞於　朝爲旌其閭事具郡志中大父文高父瀾母蔡氏其生以弘治辛亥四月廿四日其官止鹽城縣學教諭其貴以子司寇君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卒以隆慶巳巳十月十四日其壽七十有九其配初娶蔡贈淑人繼金封淑人其葬在白瑕山之原其平生行實則鄉人少宗伯諸君爲之狀而乞余銘狀曰公諱璋字德純鏡川其別號也初頴異絕人長受業

于陽明先生之門人山陰朱宁中學益進歸補邑弟
子員善爲文督學使者咸奇之然以數奇不第嘉靖
辛卯始應　詔超等貢於　京師授永城縣學訓導
飭躬端教士皆樂從寧陵尹鈇部使者檄公視篆數
月邑中大治遷鹽城縣學教諭其教士悉如永城時
嘗一攝邑事邑亦大治如寧陵然自以官薄不足展
厥志頗厭宦游癸卯司寇君舉於鄉公乃歎曰吾有
子矣遂棄官歸結廬城東山中讀書談道晏如也丁
未司寇君舉進士授永豐尹治邑稱最拜監察御史
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已又從鄖陽轉

撫南贛皆封公如其官隆慶改元　今上登極用建儲覃恩是時司寇君以勦賊功晉貳兵曹遂益封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最凡三益封而其父灝母蔡夫人俱以例馳贈於是公移書司寇君曰吾少苦學亦欲自見於世然官不過邑博今汝貴爲三品通顯矣又蒙　上恩推及三世無以報自今以往汝之身吾不敢有矣已巳司寇君從留曹被　召改今官過里省公公老目眊不能視司寇君不忍離上書乞侍養公固遣之曰奈何以我故遲　君命會司寇君所上書亦寢不報遂涕泣而行

至　京師數月而公卒司寇君號痛幾絶然公本教
以急於三事勿卹其私固亦無憾也公少有至性事
父及母淑人以孝聞又推產分讓其弟與鄉人處恂
恂煦濡不爲崖異鄉人化之所爲卹孤賙急事甚衆
不載載其鉅者如此初配淑人蔡氏即母蔡淑人再
從女姪也少婉嫕秀慧年十歲通女經女誡諸書父
母奇愛之欲擇佳壻以公蔡甥有異質遂以歸公乃
克相公以媚于舅姑實生司寇君朞月淑人遂卒生
弘治壬子十二月廿二日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二日
距淑人之逝蓋先公四十餘年及是始啓其竁而合

葬焉公子男六長百元庠生娶虞氏次百忠早卒娶傅氏次郎司寇君娶王氏累封淑人俱蔡出次某其孫男十某某孫女五曾孫男十曾孫女三往司寇君以御史按楚及撫治鄖陽俱有異政嘗爲余言吾所兢兢於官守者皆以家大人之教也余楚人又與司寇君同舉進士故志其事而爲之銘曰嗚呼是維長者吳公之阡雙璧合焉爾之後蕃且賢爾之澤深且綿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然

素菴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遊　京

師從　先皇帝分封於郢居郢者三世及　今上皇
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艮齊君用翊戴功歷陞錦衣衛
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艮齊公雖發家
武籍然好儒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
庥恢業以大其宗嘗慟素菴公艱難造次歿四十餘
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余請修其闕余鄉人也
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
運司政除武岡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
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以仲子與公託諸
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

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殁以是戴氏譜牒又燹
及武岡公宦跡官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二羈旅寓
越乃棄儒治生贅於仁和倪氏成化丁酉　先皇帝
將太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　先
皇帝於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製香得幸
先皇帝嘗　親灑睿翰書咏茶詩以賜之正德丙寅
保陞總旗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遂
徙居七里灣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
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為苟容里
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寘之重典

少年懼叩頭流血請改公乃許之而其人亦痛自創艾卒爲善士爲鄉里所重如此幼失父兄閒關南北備嘗艱阻能以勤儉力業積微至鉅蓋公之殁六年而　上龍飛入踐大位凡　先皇帝舊臣靡不依日月之末光或從輿隸取尊官大爵而公以早逝竟不獲遇至其孫乃顯豈非命哉然其鑠懿淵積庇於後者遠矣距公生于　年　月　日葬其山之原銘曰

　龍欲升天雲爲翼眞人之興多士集　先皇藩僚盡英儁公也桓桓乃其一一朝五位昇皇極翊戴諸臣俱顯陟吁嗟靈兮倏已化附翼攀鱗恩世及故

簪遺履蒙　宸憶賞以世延賁殊錫譬彼黍稷公所
植身不及獲孫乃食七里新阡漢江側終焉允臧卜云吉福汝後嗣千萬億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高處士者兵部武選主事尚志祖也始武選與余同舉於鄉嘉靖甲辰中會試以病不能　廷對丁未復與余同舉進士是時武選年三十餘而處士翁尚無恙及出宰海寧三年用廉能徵擢今官而處士乃卒卒年七十有七高氏在邑中稱爲德門翁既壽考而其子孫復貴於是人愈益嚮慕之矣嗟乎閥閱簪轂之家賢豪炳燁之士席位藉柄以矜名行猶不能庇

其後嗣而秀巷野老煦煦慕義慶流子孫何哉語曰人譽陽善鬼錄陰德彼茫茫然者其有知乎其無知乎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又孰能無惑焉按狀翁諱綱字惟振系出宋南平王崇文之後其先自大原徙也始祖能靜能靜生鳳儀鳳儀生旭政旭政生伯溫伯溫生翁十二歲而歿翁獨與楊氏居常自傷已不及養其父歲時伏臘悲感動人故事楊至勤楊以守節而終有司特表其墓翁毀瘠盡瘁哀思終身族黨稱孝焉高氏故多貲及翁少孤家益落素所貸者人皆負之翁揣知負者盡窘曰奈何以利故重困吾鄉人

乃棄券折負不復責償癸未歲大飢疫死者相枕籍
率子弟撤複屋材爲槥躬荷鍤埋之其治産取足衣
食不求餘度稍足自給即以周宗族貧者里中新銳
少年或用睚眦怒鬭致訟公徐以一二言折之少年
往往感伏忿訟亦解其爲人所愛慕如此　今上詔
郡國三老孝弟力田七十以上者冠帶有司以翁應
詔歲給飲蠟常與賓焉翁於是始一攝冠履見官長
自他足不及城府所武選在海寧時用威嚴誅鋤強
梗邑中翕然稱治翁獨貽書誡之曰邑吏佐天子牧
養小民宜用寬仁行陰德何乃獨任法乎翁故長者

性喜忍不傷物即所言不達吏理其意殆近厚矣翁所居一都里中諸長老素推不業儒迺翁獨好儒羣子弟延經師教之諸長老見翁所爲盡駭異不喜翁不爲變至翁子孫竟以儒顯而一都亦自是彬彬多文學之士埒於他里於是諸長老則人人喜多公能變厥俗也斯可謂一鄉之善士矣翁配管氏繼配薛氏生五子長允迪爲益府長司娶周氏管出也次允森允升允中允達薛出也女二長適陳生宗儒次適張生文弼孫男九長即武選君尚志公孫女八曾孫三長薦邑庠生次重慶幸慶尚幼曾孫女一以年月

日窆于雲臺橋之陽先計至京師武選君向余悲曰吾幼長于祖今歿而不吾見也哀哉請爲之銘銘曰繡林峩峩大江所經精緼靈結鬱生逸人澤及枯骨古曰周文翁也編氓比德齊仁不雕自飾不式而成韜光隱耀以裕後昆母曰蓋高索之冥冥視履考祥鑒此刻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余在史局好具問　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語及　孝廟時輒悲咽嗟乎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其後見遼府承奉王君亦弘治間人至論曩事尤能歷歷道

也嗟乎 敬皇帝誠聖主也墮弓遺烏猶且重之況
其舊臣乎宜爲志志曰王君諱大用字惟賢霸州大
城縣人也事 敬皇帝時才弱冠侍 乾清坤寧爲
奉御而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公在三宮間端慤自
媚於上積功勞陞兵仗局左副使 毅皇帝親閱近
侍儀貌魁傑者選置左右三月陞御馬監左少監是
時 帝方好武中貴人皆習騎射 裘馬從獵上林
諸苑而公獨周愼謙抑乃 帝顧喜公賜蟒服三襲
遂陞大監內苑乘馬加賚祿米二十石無何 毅皇
帝上賓公侍大行几筵會 今上入繼大統[illegible]曰

從代來者皆新幸用事而君自以先朝舊臣弗爲下諸新幸並忌之遂出爲遼府承奉君在内庭久明習國家事及至則悉條司中諸敝蠹啓王釐正之府中頓

肅莊王薨今嗣王幼國太妃主政太妃賢諳習書史沉敏有斷事無大小皆與決之君亦殫忠畢慮克稱委任當是時太妃賢聞天下亦以有君輔之也及王嗣爵以君國之耆碩恩禮尤殷王英敏聰達才智絶人羣臣莫敢望也而君每事獻替卽有不可輒力諫諫或犯顔王察其忠悃恒嘉納焉而性峭直以莊見憚刻廉自律不受私賂莫可干以私侍御胡公

按楚者嘗顔其堂曰忠誠體國議謂無愧云然君始
用也特被恩寵業通顯矣一弗能少下親貴竟老外
藩嗟乎人之遇合誠有命也觀其卓然大節終始不
渝其誼有足稱者藉令久禁闥筦樞密如近代懷恩
蕭敬輩豈足多耶按狀公大父諱希杲父福能母李
氏兄四人琪璋現瑞皆早卒公所以撫養諸子者備
至多不悉錄生弘治戊申十二月卒　年　日卜江
陵郭西磨　之原葬焉銘曰生于燕老于楚孰曰
信美而非吾土出於朝相於藩孰曰位屈而名則尊
彼何爲兮唯唯諾諾此何爲兮蹇蹇諤諤吁嗟君兮

尚寐無覺重冥之下亦足樂矣隆然者丘峯而崇鬱
哉佳氣烟雲重重公乎公乎藏骨于其中

敕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
習率化然也河南有隱君子曰雲谷曹公余不識雲
谷公而識公之仲子亨令縉紳中所稱曹仲子者也
始仲子憲副于楚扼強宗室治巨獄有能名楚人思
之遷浙江叅政無何奔雲谷公喪歸明年遣使持其
鄉人所爲譔述公之行實走京師求表其墓乃余則
又獲知公之潛德隱行曰嗟乎曹仲子之賢蓋由世

德云雲谷公者諱大夏字子禹汝寧新蔡人也先世
祖曰世隆居縣東胡庄至曾大父英始自東徙縣西
九溝坡大父端父鳳舉進士稍遷至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母劉孺人當　武皇帝時竪瑾竊國政勢若烈
焰一旦不如意所夷滅者不可勝道而都憲公獨抗
直不為少屈遂為瑾所陷至鬻其產以贖產且盡都
憲公益窘公曰吾聞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汚大人
以直道忤時命也苟不負所學雖終窶何憾是時公
方弱冠其器識卓異如此踰年而都憲公卒卒六年
公以儒士應試有司不録乃退而躬耕嘉靖十三年

仲子始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　大祀覃恩封
公如其子官公傷都憲公之志爲書誡仲子曰嗟乎
吾先大夫以修正蒙難爲世名臣至于予而中廢乎
夫不辱其先之謂孝移以事君之謂忠而勉哉毋忘
吾所欲承繼先志者矣仲子則祇奉公命不敢隆以
故曹仲子之仕所至輒顯名守兗州日積俸金爲公
壽公却之曰吾欲汝以清白養不欲汝以金養且吾
自食其力何用金爲二十九年仲子徙浙江參政也
自楚歸省是時公年六十餘仲子念公老業不欲行
公故強飲食振步以示尚健日趣行矣毋以吾爲念

仲公不敢留去一年所而公卒公生而瑩朗聲如鐘磬既長博學無所不該尤善禮射楷書性至儉恥爲豪侈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夫豪子弟襲父兄餘焰乘堅策肥過詑問里乃其常態而公以都憲子恒力田自斂約同齊民當是時邑中賢士大夫皆多公能摧強爲弱也與人交無論貴賤賢不肖皆處之無忤所見卽善雖疎遠必願慕交納卽惡亦矜容不峻絶人曰太渾矣公曰不然夫分別善惡賢賢賤不肖者有司之事也吾爲鄉人與世大同而已安所不可而欲沾沾自異乎于是邑中人愈益多公按狀載公

之爲人如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殆近古所謂逸民
者與夫世未嘗無瓌偉倜儻之士也或遠跡于鹿豕
或泥蟠于巖穴乏青雲之媒闕驥尾之援長湮滅而
無聞者多矣曹公以碩人之德棲遲考槃卽如勸都
憲公以守正抗節與所以訓迪其子者斯亦無愧于
當時之士矣乃竟不獲顯於時彼眦睢淟涊紆金紫
而綰章綬者是遵何德哉先民有言譬彼農夫是穮
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曹公之賢至其子乃章所
謂不于其躬于其子孫者乎公生成化甲辰終嘉靖
辛亥年六十八配張氏封安人三男子長直庠生先

公卒次卽亭次亶崇府與膳五女子長適元鎮仲高
生季庠生蕭儒餘皆殤孫男五女三以　年　月
日葬于　　之原史張氏取公行事勒之于石以詔
後人嗚呼凡厥子孫尚其瞻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臣聞在昔受命之君有握符應運致世昇平者矣未必能長生也玄都羽客有御風躡景超舉青冥者矣未必能治世也兼而有之惟古之軒皇爲然史稱其正名百物監撫萬區淳化洽蟲蛾協氣蒸輿蓋其致治之盛既如此閱世千禩乘雲上昇合釜山之瑞符衍泰元之神筴其仙化之跡又如彼豈非後王之高躅古今所希覯者哉揆厥所由蓋嘗訪廣成於崆峒聞至道焉其辭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夫至道之要以壽身
而其緒以壽天下固至人之妙詮而君天下之鴻寶
也彼異端者流掇虛崇誕謂軒皇受丹經傳九品及
服食金液之術豈不淺之乎闚聖閫哉仰惟　皇上
三極凝眞千齡毓粹發徵靈瑞叶壽丘之符紉秉英
喆類徇齊之聖運謩　九重洽垂裳之化十曆萬禩
契得天之紀若夫齋明祗栗寅奉　上帝合宮祀也
燕閒邃穆服膺古訓巾几銘也提綱挈維式序在位
官師正也斲雕蠲煩阜殷兆人華胥俗也天聲綦隆
王會畢臻阪泉威也洪流循軌龍首效奇嬀川圖也

巍巍焉煌煌焉所謂統一道眞而迓治世長生之戩
者允與軒皇合轍也時維秋仲十有七日乃　聖誕
之辰溥海內外含生之倫罔不延睇雲霄稽顙　宸
闕以效華封之祝而臣叨肯輔弼夙荷　隆恩慶忭
之忱實萬恒品謹博釆軒皇治世長生之蹟而要歸
於主道托之丹青摛爲頌詩用祝　皇上萬萬歲壽
夫道者萬福之宗身者萬化之根道立而福不臻身
治而世不泰平者未之前聞也惟我　皇上咊廣成
之至言遵軒皇之遐軌正心修身以會千聖之眞保
精顧神以隆　五位之福則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百度咸熈乎易簡萬國畢登於仁壽　皇上方將
履乾久視撫泰長生後三光而不彫能霄極以俱永
斯非薄海際天所共欣願者哉臣誠不勝忠愛惓惓
謹作頌曰
上天佑民樹以后王疇膺大寶而化聿光疇撫泰平
而壽彌昌倬惟軒皇河圖誕受綂輯萬區羣元畢阜
巍巍駿功爲帝者首泰元鼎策得數之全康齡不老
度歲百千子孫萬葉配天永延匪直也斯淵源至道
齋心大庭崆峒是造佩服眞詮探玄洞奥丕鑠我
皇寅御琁圖叅徵靈瑞大電繞樞狥齊敦敏與軒同

符廣庭森嚴法宮淵靚出入起居作所惟敬凝眞養
和體道自性綽哉運治禮陶樂鎔文明萬國協于時
邕外寧內謐華胥之風坐享昇平垂裳而理仰奉
寶慈式燕以喜祉綏　九祐祥開百子節臨秋仲景
貺彌申甲觀畫堂虹彩紛綸泰元神策與軒合眞臣
拜稽首祝　皇萬壽岡陵等堅松栢儷茂誕膺百祿
以昌厥後願言壽民濯痍煦寒願言壽　國磐石孔
安化洽無垠聲垂不刊美哉至道壽身暨　國如戶
有樞如星有極惟　皇克念寶之無斁唐節天長九
齡納儆愚臣繪圖以代金鏡壽我　聖皇無疆維慶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按道書雲笈七籤云雲華夫人居於具茨之山雲樓玉臺碧宮瓊闕靈官侍衛獅子抱關天馬䄍圖毒龍電獸八威備軒神禹造拜求治水之術夫人命侍女夌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遂能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以收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

臣聞聖王膺天駿命君主萬方必有翼聖之貞符開天之寶範乃克輿造功業福彼元元粤若大禹奠五岳導百川地平天成和寧四極啓闢以降神頌神靈明德者歸焉世傳神母授禹玉笈寶文通水之理而

後禹得以施其疏鑿之力夫巍巍禹績萬世賴之非有稟承其何能濟神授之禎豈其爽哉洪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聖善天成睿明神啓蚤膺符命叶玄雲之徵兼苞藝文垂形史之訓啓迪　英聖則官闈之師保登翼太平則笄珈之堯舜蓋　天祐我國家篤生　聖君爲億兆立極必鍾毓　聖母爲一人開先非偶然者也先是涿水横溢居者靡寧行者病涉　上軫慈衷捐數萬之貲壘石爲梁以濟往來俾徒旅獲如砥之安輿轎無濡輪之困日者河淮汜汩災被郡國黎萌蕩析饑飢弗康　聖母慼之特

諭我　皇亟圖俾乂　神謨密運河伯效靈畚鍤方
興昏墊化爲甘壤璧馬未薦澒洞儵爾安瀾䟽鑿之
功指掌可竟平成之烈跂足以須微夫　慈誠内啓
休應嚮荅疇克臻玆卓哉煌煌與神母授禹之符如
出一轍矣時維仲冬載臨　慶誕長樂之觴甫獻中
嵩之祝交騰而洪流適以循軌奏千里榮光六官瑞
靄若有期會並暎一時古稱聖神生河瀆應宣房塞
萬福來靈祇佑貺孰有殊尤燦爛若斯者乎臣叨首
輔綢荐被　渥恩快覩嘉祺慶躍無極敬繪神母授
禹圖撝爲聲詩庸申慶祝頌曰

皇矣　上帝斡運太造眷綏明德以奠羣生授謨啓
聖厥符孔貞粵昔大禹疏河導谷遐清地紀仰正天
軸九州攸寧萬世禔福厥有神母瓊闕是居畀以靈
秘金簡綠書徵禹若母兆人其魚於鑠我　皇功崇
德厚濬發祥源曰維　聖母溈化翼登昭哉啓佑赫
赫天命　皇丕承之英英皇皇　母慈訓之奠丕丕
基兆人是依嗟彼河淮怒溢瀰漫萬室成淵千里無
岸我皇憂之衣宵食旰請于　聖母聖母曰咨捐儲
簡僚滌源導支無留巨浸痛我遺黎　慈誠感通靈
荅如響陽侯息波支祁奠壤萬旅罷鍤千艫濟餫犄

嗟休績厥匪偶然禹功　帝烈揆躅比肩邇惟母授
萬載同詮慶逢　慈誕泰元增筴海晏河清乾明坤
懌襲吉會昌靈休孔赫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福祿
來崇如日如川纘禹之緒躪古無前臣拜稽首　聖
母萬壽永錫祚胤克昌厥後儷彼神母榮鏡宇宙敬
賡天保祈報祝釐炳若丹青綴以聲詩鏤之玉版配
天永垂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之道惟純故能亘古今歷浩劫而其運不息
聖人之德惟純故能配天地宰民物而其壽無疆今

夫天茫昊漠溟澒濛鴻洞運於於穆之中超乎非想
之外其純如此是以動而不居運而無積噓之爲陽
吸之爲陰噓已復吸吸已復噓環之無端推之不窮
彼星曆家以天道爲不可測也乃占斗建作甲乙目
積爲歲歲積爲紀乗而爲十百千萬衍而爲元會運
世其術雖精然天載之神非象數所究上元肈於甲
子而鴻濛之初爲甲子者不知其幾也萬世之後爲
甲子者又不知其幾也以教窮天不知天者也聖道
即天道淵淵穆穆爲而不有長而不恃若是者其德
純也故聖人之靈式居天上或降寰中或爲帝王而

長生治世或爲真宰而秉教司權其誕降也若有期
而生於無極之始先天以固存者也其應化也若有
迹而超乎無極之外後天而不老者也蓋道罕數數
難窮道故謂聖壽爲可數計者不知聖道者也仰惟
皇上以聰明神聖之資證元始沖一之道出王游衍
罔不在帝左右蓋純粹至精與天合一誕聖之初祡
兆河清帝曜光楚四紀于茲道化汪濊內恬外熈禎
俞素氂神芝靈草應圖而至將非至德極玄何能永
綏佑命若斯之盛乎茲秋仲十日爲靈夙之期而景
度昌辰適與月會則自茲以往相推不窮卯卯會祥

旦旦逢吉循環之數昭然可覩矣而臣竊以爲
皇上之壽不可以幹枝時日之數計者亦如天之不
可以數窮耳昔絳縣老人計其生平四百甲子聞者
異之夫甲子而曰四百比之天道只旦暮耳星家以
帝堯之生起于日之癸月之巳星之元其筴一百二
十有七蓋得天地之中數也夫天道本無所謂始無
所謂中無所謂終今得數而曰中是有終也伏惟我
皇上受命穆清應眞持世配天悠久巧曆所不能究
即堯之適得中數者且不足以擬其盛而況可以甲
子計者乎臣不勝慶忭謹因玉景會元之旦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運化於穆静幹乾機默旋坤軸翕闢弛張
環輪共轂一元迭運終始相屬容成大撓隷首區公
布曆推筴仰則鴻濛三統五紀四分九宮機智可盡
太虛無窮穆穆聖皇配天建極緝熙至道冏遊于佚
功侔吹萬神存抱一獨化陶鈞基命宥密唯天睠德
祚熾而昌斂時五福以致萬方嶽祇貢祉川后輸藏
四靈畢至九譯來王在昔誕
聖流虹繞電今茲四
紀昌辰逢旦綠籍標年紫圖益算南極宵朗卿雲晝
爛古稱封禪七十二君皇風邈矣龜板欲云亦有冥

靈爰及絳老八千何修四百何步蓬萊清淺或化爲
陸崋彼嵩喬或淪爲谷夫惟大道虛無自然數不可
究言安能詮玄穹淂之宰化司權我　皇得之治世
長年紫宮絳闕金堂玉關九華承蓋六氣扶輪夷猶
大始噓吸混元萬靈稽首率土皈尊穹哉皇哉浩劫
永存

　聖壽無疆頌

臣聞天得一以清故常覆而四時行地得一以寧故
常載而萬物生聖人得一以貞故久道而天下化成
伏惟　皇上躬神聖之資履沖和之德握圖受命廿

有八載嗣大歷服壽考作人雖玄穹降佑有明蓋
皇上秉道含貞得一合符之明效也若夫道化汪濊
至治旁洽文德敷矣命將出師獯鬻遠遁武功定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羣趨而畢至休徵應矣功德巍
巍如此嘉祥協應如彼故宜天壽平格神降之休然
皇上方且兢兢不倦圖惟永終由此推之天之保艾
我　聖躬寧有既乎昔周公美高宗享國之永召公
頌成王茀祿之康並載詩書光昭簡册臣以淺薄謬
忝輔佐竊覩景命益昌　皇齡增算不任踴躍忻忭
之誠敢因誕聖之吉敬獻無疆頌一首文辭蕪陋雖

不足揚鴻休光聖治譽之候虫時鳥感氣而鳴亦冀以發揮冥工仰荅玄造者也謹頓首稽首而上頌曰

天門開兮仰穹蒼卿雲爛兮景星煌雲窣靄兮華蓋張會百神兮發清商鼉鼓砰兮震巖廊玉鏘琅兮引鳴璫萬國集兮朝未央旅庭實兮擁珪璋獻萬壽兮祝　聖皇天佑　皇兮作君師惟天惟大皇則之和輯九有馭四夷端冕垂拱致雍熙明德馨香協神祇秬氣凝兮景福綏禎祥應兮日益滋應龍見兮昇殿楣表靈異兮揚光輝皇之德兮荷帝禧荷帝之禧御中區膺寶曆兮奉靈符縣日月兮敞雲軿布太和兮

壽羣生匝宇宙兮華胥人山作杯兮河爲觥斝沆瀣兮吸玉精歲歲爲樂兮奉聖君願億載兮有萬民壽如天兮以長存

得道長生頌有序

臣聞黃虞以來英君誼辟應運而興者載之史冊班班可考臣竊以爲皆有聖人之資而未備聖人之道也夫大道包絡宇宙滂漉羣生恢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莫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

一合虛攝有歸眞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
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
而明主不勞而治功成矣故巖棲谷飲絶粒嚼精者
寺形之士也雖苦而無成探策岱宗馳馭崑崙者荒
唐之轍也或誕而不經自非至聖孰能與之恭惟我
皇上履運中興撫世立極躬稟神聖之資而又兼備
神聖之道澄心於於穆握紀於精微受命以來修政
一度釐典飭工制作軼百王謨烈光　列聖支德昭
矣法太乙以命將按五雷以治兵南截北掃玄武布
昭雖有小醜孽逆旋起旋滅武功定矣黃祇效順幽

明叶應虞修大典以昭事　上帝薄海內外無不仰
庇玄庥道化成矣然　皇上身不出乎軒陛而化已
行於域中機獨運於玄冥而應已響於寰宇賞一行
則雨露均濡威一振則飈霆同迅人但知神功偉烈
超越百代夫孰知　皇上淵衷之默宰乎蓋聖人之
道內以養生外以治天下其要甚微而其功甚逸我
皇上蓋獨得之矣是以天壽平格神降之休高眞擁
佑景福茂增神芝靈草徧滿五嶽揚光獻瑞而來者
不可縷數由此推之則天之保艾我　聖躬豈有旣
乎臣末學淺陋管窺蠡測蒙　皇上簡擢寘之近地

仰贊玄修臣誠惶恐慮無以報稱者敬因誕　聖之
吉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明聿興昊天有命篤生我　皇膺曆啓運電繞虹
流楚分光映厥祥伊何曰維誕聖
　右一章聖人出
龍飛清漢矯翼天閶肆煥其大號改度易章肆九伐
七伐肅彼遠方海外有截荒服來王
　右二章御六龍
皇在九五神道設教得一惟貞同玄體妙機運高清
功施海徼譬彼日月幽巖朗照

右三章合神符

受千福百祥自天降康緊我　后靡怠昭事皇皇對越伊邇肸蠁孔彰惟此明德格於穹蒼

右四章告成功

煌煌靈芝萬年一秀今獨何爲光徧宇宙曰天子萬年受天之祜何以嬈之昔唯軒后

右五章永玄麻

雝肅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

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勑欽厥止日謹萬
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
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
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觀一喜一怒
作人燠寒絃急者絶器平者安優優和柬爲君實難
勿謂宥密人莫與彌一動一言恒爲度律危懼則存
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邇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
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
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　祖考我　皇睿哲是謂
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

謂開泰匪豐亨之丕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雖鐘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色勵者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怠慎終如始萬壽無疆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黄帝母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煒煒神電明輝天樞精通景貺
慶啓璿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天開皇統其兆則然

文節應星

有美軒妃神風遐邵睆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
於昭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曷彰靈造

慶都毓聖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鍾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
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是謂雲龍

塗山翼夏

禹錫玄圭周行四隩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實有塗山

內襄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淵深昭哉有淑

簡狄生商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覆於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爲成湯

太妊胎教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太妊震夙聖子視聽有儀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姒氏繼任益彰內治南國以化行德音是嗣誕武興周日昌而熾樛木螽斯壹行允備葛覃垂詠光範來季

明德崇儉

富貴惜福天佑益隆明德偉識儉素是崇身服大練
化行漢宮裁抑外家克已示公弼明翊章邈矣休風

長孫進賢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維哲后左右椒房調和直諒
獎進忠良用俾房魏勳庸顯彰煌煌彤管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宋哲沖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法祖
人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唐虞比懋

接引佛讚

妙湛弘慈兩足尊能以總持不動力拔諸沉淪出苦
海引入毘盧大寶閣我願學及無學人自度度他智
無碍畢竟無有得度者是則名爲天人師

鐘鼎硯銘

鑄之端山之陽登之翰墨之塲胡舍其鏗鏗鍠鍠而
爲磷磷琅琅發其條理翊我文章將以鳴治世之盛
而垂述作之光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勑命一道

奉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倣古諫議之職分設
六科愼簡才賢寘諸近列咨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

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愼明允練國章而識治體者爲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清素勵於持操敏達優於服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闥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尚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紓猷拾遺補闕用裨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尚亦有顯陟矣欽哉　勑曰

爲人臣者靖共以事君爲人婦者淑愼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國家推恩臣下並及其配焉所以勸交儆厚

人倫也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妻黃氏夙閑姆訓克愼婦儀綜理惟勤柔嘉維則其賢足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尚其無忘鷄鳴之誼以永燕譽之休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勑命一道

奉天承運　皇帝勑曰朕聞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丘園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後乃榮茂茲天道也爾丘尚忠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父孝友著於家庭恂實表乎閭里孚不副德而有子登庸斯亦足以虞厥志矣用贈爾爲徵仕郞工科左給事中秩命之榮具如其子雖

祿養之弗逮而潛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茲寵錫

勑曰母之于子不獨内愛篤也蓋亦有義方之訓焉故國家寵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極之恩同嚴親之敎一也爾熊氏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壼範端嚴敎子丕著母儀茲特封爾為太孺人遠貽閨閫之光用介期頤之祉

奏為辭免恩命事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 勑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 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内閣同徐階等辦事如勑奉

行欽此非常之　命特出　宸衷不次之　恩濫及
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　内閣之職幾務
是司以代　王言以熙　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
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　皇猷弼成　聖
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
既無才望又鮮集勞徒以　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
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際遇驟被　恩慈擢貳銓衡
晉叅　密勿力微於蚊蝝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
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王於藩邸先臣楊
溥劉健事　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

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葢以四臣聞望素隆勲庸茂著故也臣之譾劣何足以遠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厠迹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　天鑒之無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況　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内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慊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　國典隮顛之咎寧獨在臣伏願　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覆之憂爲官擇人在　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

戰慄隕越俟　命之至

奏爲遵詔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光新政事

臣復覩　詔書內一款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
學士俱著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欽此伏念臣以一
介草茅叨塵法從粤從潛邸獲侍　講筵雖葵藿之
忱向傾爲切奈疲駑之質驅策難前聞見空踈無以
備　詢咨而裨　聖學文詞蹇拙無以忝著作而藻
皇猷退自省循蔑聞一善虛縻廩祿已踰廿年兹
聖明蒞政之初正人心願治之日所宜汰除冗曠登
進賢良振興勵翼之風大明黜陟之典而臣猥以瑣

簉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
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臣庸愚
特賜罷斥庶品流有別非才不得以苟容觀聽一新
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
隕越懇祈俟罪之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終

頂戴懸祈俟罪之至

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

特賜罷斥無品流有別非才不得以妨容觀聽一新

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臣庸愚

竊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爲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爲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爲天

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蓋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于天今夫父母之于子也上以屬宗祊之重而下以爲昌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憂之也甚切勞之以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爲子者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焉惟恐一旦以其身之虧辱爲父母憂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爲也體父母之愛爲久遠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下會不得睨視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

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曾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爲民也天下有強掩弱衆暴寡懷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絕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被其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乘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君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衆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

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奚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黈纊塞之不淫于聽八珍在御側載臭茝所以養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簟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鼓入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扆以居勾

陳營衛所以養安也而蟲飛會盈辨色眎朝日中考
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
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
瞽幾聲士庶傳誦不求其徇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
以養威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
廟雝民在甸夷隷在門不求其同几所以養之者必
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禀不得專
命若然者豈故拘攣齷齪屈萬乘而躬帝布之行哉
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
以性養也以性徇物養生者慎之而況于人主乎是

以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
欲則其欲有節矣欲有節則神定神定則無越思欲
有節則氣完氣完則無過動欲有節則事簡事簡則
無濫費是以慆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掊尅
之政不逮于下精爽通于天地而德澤洽于寰宇含
生之倫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
宜爲其能三光明六符正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海隅
日出之邦雕題鑿齒之民莫不重譯貢琛歛衽稽顙
以戴天子天子者端委恭已而南面焉澹然無爲寂
然無聲而萬幾咸理矣中心恍愷四體康豫而壽考

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讙呼祝頌欲萬世而為君者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曰厭苷脆而天下始有藜藿不飽者矣身厭紈綺而天下始有裋褐不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至于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其身也亦無以異于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

趨者古之帝王以養之之道愛之也而彼以戕之之道愛之也故事有順而相賊反而相成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也柔曼之傾意不若奇醜之益德也是以明主不以天之所愛爲樂而以命之靡常爲懼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爲天下使其身常有餘而無不足其民常安樂而無患難誠以天之愛我者甚殷而託之甚重故也嘗觀無逸一書敘商周之哲王所以壽永命而配上帝者不外乎抑畏恐懼卑服康功忠臣之愛君固如此也而世乃有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之欲保身以保

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之為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鴟視虎顧之為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餙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忿雖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

盖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已見如此世人談其因啚風水致有僭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穰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待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辟之

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寬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肅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夫以歿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魄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歿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歿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

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
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
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
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
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為之乎
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覘侯虎狼野獸
食盡以為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
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
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
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為之乎黃

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窶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夙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上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

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
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
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
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
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
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
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
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
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
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

纍纍淺土或被盜發或因山興訟竭貲求勝至于滅
門逮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輙
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
茂剛滷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脉乎
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
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
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
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嚙食
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
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

烏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

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

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平衍
窮奧茲焉允臧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
陷也掘地為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一瞑
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
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
主于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
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為善而
已矣吳季子適齊其子死即葬于瀛博之間深不及
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
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為此天地之

委蛇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為陛下陳之伏惟　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

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推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諭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輟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

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　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寮不得望　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　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　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

爲　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
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
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
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
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
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
于神明之尊不可測　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
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
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
壅閼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

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
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　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
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
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
覩　祖訓觀　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
防範亦密乃令一二宗藩不思師法　祖訓制節謹
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
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　主上以
張其勢而內實好貪淫虐陵轢有司摶刻小民以縱
其欲今河南撫臣又具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

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 國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羅徽玷而求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

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
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
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
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
覈守令之于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
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
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
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
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
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汚隆孰有留意者

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
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
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
臣皆務一切苟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
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 陛下赫然發奮激
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
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
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
制用之不節則乏今 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

有限應辦無窮而　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才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閼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　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明親近輔弼之佐使群工

百寮皆得一望淸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
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
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
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
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
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
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　聖明少留意于此天
下幸甚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于詞賦之壇樹

幟于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
士二十有餘人往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然望
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篋旣竣升席而坐迺進
諸文學于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浹洽夔
龍稷契比翼于廊廟群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
之盛蔑以加矣　聖天子迺猶傾念豐芑網羅草澤
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聯師
儒之任以爲董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君亦知
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
繩結文肯肇興謨誥拾于簡編大雅久而不作王風

旣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隆董賈擅其芳聲遷雄端其渠矱渢渢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旣而淳氣益漓驕麗乃作濫觴于齊梁猖狂于盧駱唐宋而還風斯下矣夫鳴盛華國潤色鴻葉非文其孰能爲此也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會又有夫子倡于上而起其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獻之遺軌此其時矣又何讓乎于是夫子輾然微哂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佔俾之儒未聞昭曠之論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蓋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

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顧養其所有爲而欲籍一技以自顯庸于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尚行則行有枝葉尚言則辭有枝葉詢謀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

衷啓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
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
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
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響俗其
言吶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
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
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
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内不治其外夫
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奥窮經緯之藴
實所望于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

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于是諸文學赧焉自失蹶然負墻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拊缻之足羞也不覩懸藜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于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閎深之辭引以大道之要迺今廓然發矇已昭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來鴈說

顧舍人寓居京師有鴈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閒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鴈負陰抱陽候

時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爲人寰之淸徵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邪先生逌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循未循厥本夫觀物測徵揆類表應此瓅士之思也非所以議于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乎客曰何爲其然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翎其耿特之禽婉儀斂翮引翁騈蹀邕邕肅肅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邪先生曰鳥謂此乎且夫鵔鷵鸞雉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罘椅機入林即鹿射鵕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

以爲瑞也頳鱗綺甲世之所希也漁丞揄九罭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驗喁浮沒揚波迋纚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玆難以微喻巳然而玆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廼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悪可嘿焉悪可嘿焉盍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摛盛者迺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傴僂傒委蛇廼矜矜于休姱籍令

遘朁運而立諸朝雖疊珍彙異方蹁躚匿没豈能以
揚芬而擻茂哉客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
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休光累
葉湛恩渾淳溢于罔極猶遴登不髦俾寓內一技之
士亦得効諝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庶闓悦邇近
欣欣協氣充物嘉況駢集熈雪表瑞滴露飛甘仁麖
皎兎靈爵之貢日旅形庭嘉繇異道之祥盡升清廟
而天子猶撝悒不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敕示中外
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間上美溢圖諜
者尤不可殫述人人謂致華平之草家家蘄致朴氏

之騶跂足致尰延頸成痏海內喁喁然無不望上兼
瑞命揔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爵揚其聲鸞降庭
木蕭恕表其政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駮之朝處踈遜
之位循援物著化垂睞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
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閨刷彩瑆
闥目眗天藻手櫟雲英夫既以習覩太平之業而沐
浴膏澤饗被其文章矣既彼蜚鳳烝然戾止其心若
格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然而引輿
協恩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卩也蓋情有積而思宣

美有稽而斯邑性有觸而斯起舍人惃燿希會迺得
以因物託義裓繇趣指橎之悠遊以昭其和休焉夫
感上奮內攄盛歸美而輸布忠藎臣子之職也抒道
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宏變以極
賡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
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迺眩異測應以幾寵
援而惟轃況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

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
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盖
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
陽之變運之所遘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
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
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福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
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
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逐于魯厄于陳
蔡故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空夷
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濕之徒暴戾恣睢至無

行也身爲帝王屢世富厚試使孔顔夷齊與操溫之徒絜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有所辭者以爲人之稟氣不同或貴賤素定于天故也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渭濵之釣叟也年八十老于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尚父公孫弘五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濵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邪否邪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伯者可勝道哉何則大鈞播物坱圠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旣申重之文權敗之數有不可窮理

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牽合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于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

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
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
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怨懟中
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
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
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誤乎是故學者亦唯循
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
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
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

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譬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于力作之勤吁惑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義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擬韓信論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

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
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卽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
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
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蠭起漢王與項羽戮
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
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
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
于長沙已又弒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
定三秦縞素而問弒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
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

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狥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閼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君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醳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亾詩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顧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亾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
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
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亾韓降而魏懼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亾
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
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
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
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亾之楚而
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
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

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
之後悔何及

附祿世世與漢終始無極豈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
衛以身自託於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卽燕封足下
之賜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撤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示變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亾
之待以自藏者獨趙耳昔難彼而虜亾韓隊而羈灌
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後以偏師鼓行而